

年要“俗”

蒋子龙

在传统习俗中,数过春节的“年俗”最多、最繁杂,从“腊八”到二月二“龙抬头”,几乎天天都有讲究。年俗、年俗,年必须有“俗”,过年过的就是年后边的这个“俗”。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抱怨年味淡了,实际就是年俗丢得太多了,“俗”重年味就浓,“俗”轻年味自然寡淡。岂止寡淡,是年正在变俗,老的年俗丢了,新的年俗正在形成,却尚未“俗”成一种足够强大的“年文化”。“俗话说”,那些俗话可以譬如春运大潮、租个对象

红墙内外,一段叫万伯翱的岁月

刘警沙

半个世纪前的一篇题为《秋日游记》的散文,奠定了万伯翱日后的写作生涯。当时才读小学4年级的万伯翱,因为这篇文章催生了他浓浓的文学梦……然而,到了18岁那年,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副市长的万里,最终却并没有让儿子万伯翱去圆文学梦,而是把他赶到河南农村当了一名农民。

那是1962年9月6日,当时我们全家除了父亲以外,基本都不同意我下乡,因为觉得我年龄太小了。但父亲已经决定了,他还认真地给我写了八个字:“一遇动摇,立即坚持”。

时隔半个世纪,万伯翱忆起往事,依旧感慨万分。他说,1963年,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青代表大会上,还特意表扬了父亲和我。总理说,万里同志做得很好,送他大儿子到河南去,带了个好头……

1959年,十周年国庆的晚上,万伯翱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,有幸见到周总理。当他向周总理致少先队员礼时,周总理握住了他的手。周总理或许不会想到,几年后,这个和他握过手的孩子,将成为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的优秀代表而受到他的表扬……农村,这个最广阔的天地,最终成就了万伯翱的人生。他在河南黄泛区一干就是10年,他写下的那一篇篇知青日记,即使今天读来依旧感人至深:“今天在场里晒黄豆、花生,活不算太重,可我力气小的可怜,拿着抓钩扒也扒不开,拉也拉不动。看着那些身强力壮,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迅速地扒着,飞快地跑着,我真为自己脸红……”“日落西山,下班了。小伙和姑娘唱着歌往回走。听说今晚要放电影,大伙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这时,张队长突然赶来说,气象站报告今晚有雨,场里的白薯干好不容易才晒好……没等张队长说完,我们已奔向了晾白薯的场地,我人虽弱小,但我一连扛了八袋。汗水滚滚却丝毫不感到累,因为粮食是宝中宝啊……”这一篇篇知青日记不仅反映了万伯翱光彩的青春岁月,同时字里行间依旧透着内心对文学的渴望。尽管万伯翱在后来的岁月中,当过兵并成了解放军的教官,后来从部队转业也曾官拜副总编,但最终万伯翱没有在官途上走的太远,他说他家绝对是“朝中有人难办事”,每当要升迁时,父亲万里总会“百般阻挠”,一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:“比万伯翱强的人有的是,你们干什么要提他?”最终,万伯翱弃官从文,凭着几百万文字的作品,不仅圆了儿时的文学梦,更是成了中国的一名著名的红色作家。



今天万伯翱著作等身,尤其擅长纪实文学的写作,光是记录自己人生经历的报告文学,便从《三十春秋》写到了《六十春秋》……但是我觉得最有代表意义,也是万伯翱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,那一定是刚刚出版的报告文学集《红墙内外》

由于万伯翱从小生活在红墙,让他有了太多近距离接触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机会,并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时的喜怒哀乐。

因此,毛泽东这位一代伟人在万伯翱的眼中是那样的亲切,1959年10月1日夜晚,万伯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并握住了他的手:“他的大手显得十分巨大而且柔软温和……”这种感受只有万伯翱写的出。

刘少奇垂钓,毛主席送鱼,周总理看戏,小平伯伯教我游泳……

这真是,红墙内外,一段叫万伯翱的岁月。

走在公园的草地上,脚下感觉非常的柔软,我知道,那是因为小草用它那柔弱的肩膀承载着我,睡在铺着厚厚的棉絮的床上,身下感觉温暖和柔软,我知道,那是棉絮那柔软的纤维垫衬着我……其实,从小到大,我们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摸爬滚打,之所以还能完好无损地生存,生龙活虎地跳跃,挥洒自如地成长,同样是因为有

软

周伟民

很多很多的柔软,在承载着我们,在垫衬着我们,使我们的心灵不至受伤,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温暖……这很多很多的柔软,是来自我们的父母,兄弟姐妹,爱人,师长和朋友们挚爱和柔情!在这不尽的柔情的呵护下长大,我们的心,也变得柔软,温暖……



非一般人想编就能编得出来的。如今段子铺天盖地,大多是第一次讲逗笑,第二次讲便觉无趣,最后有多少能留住?

那么年味越来越淡,是不是意味着年越来越不重要,甚至可以去不过?否,年是非过不可的,而且还要好好过,过得有滋有味。因为年是命运的说明书。祈求好运,吉祥平安,是年的本意。过年又称“年关”,既是一关,天下人谁不想读懂年,过好此关?但新年俗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、复杂漫长的过程,在这个“转型阶段”如何让年有味?智者告诉我们一个办法,“人不冤不乐,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,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乐趣了,看得透彻才能清凉自然生。”当下社会文化已经够俗的了,不如索性俗到家,甚至弄到俗不可耐,走到谷底反有可能上升。年前,媒体报道了许多这方面的趣事,如寺庙素斋被视为“清静之地”,称出家人“跳出三界外”,脱离了“红尘”,应该是最“不俗”的了。昆明一名刹推出新业务,“超度亡灵时多加500元,就可保证亡灵去美国投胎。”据传这项“新业务”甚是兴隆,这可比移民、留学、偷渡、到美国生孩子便宜多了。佛学博大精深,只是不知道把各种各样的“死鬼”,包括一些被正法

或自杀的贪官污吏的亡灵都弄到美国去,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呢,还是有违此道?

若论“大雅通俗”,还得说箬竹寺的掌门清贤大方丈,放弃多年的修行,与一位女老板喜结连理。为此修观法师说:“我们佛教有三不留,还俗不留,求学不留,云游不留。他心不在,就算还俗了。”说得何等透彻。清贤大方丈不做掌门做了新郎官,幸福圆满,箬竹寺也仍是清静之地,各自方便。出家人尚且如此,原本俗人者,过大年时俗一点有何不可?一样的年,各人有一样的过法,平时低调做人,过年一定要高调,给自己的命运做个好广告。比如当它几天“吃货”,撑得难受才是过年,我们是“舌尖上的中国”,过年大吃大喝还是发扬国粹。你不见“俗”字是人离不开五谷吗?人一生下来就靠吃,过年忌口总是会扫家人兴。在现代家庭关系日趋脆弱的情势下,大团圆是过年非常重要的内容,这么重要的内容不就装在两个大口里吗?过年就要生活在年的表层,别太深刻,找死理,人家热闹你凑热闹,人家逗你捧场,过年的全部乐趣就在过年本身。

过年不怕俗,但别犯了大忌。历代年俗分两类,一是趋吉,二是避凶。避凶便有许多禁忌,因为年是“兽”,一不小心就被“年兽”吃掉,所以要祭祀、要

四两福”,你却跨国买药,没病给自己找病。在购物榜上排在前几位的还有马桶圈,日本圈再好也不能总坐在茅坑上啊?你可见过喜欢坐马桶的升官发财或事业有成的?留恋马桶的不是拉稀就是干燥,恰恰是吉祥如意的一面,过年为什么要自找不顺序?人生的许多快乐在于活得简单,你看那个“蠢”字,笔画弄得有多复杂。过年最重要的,是先给自己准备一张“广告脸”,好好给自己的来年做个广告。你看看做广告的人,总是笑得很甜美。谁愿意自己的命运、新一年的生活卖不出个好价?

这两年,有短程旅行的机会,我越来越喜欢去日本,尤其是京都和奈良。照说这些城市继承的汉唐风韵,在今日的西安与洛阳也能依稀见到,但有些人的小景观,却是我们的城市里看不见的。

比如,离通衢大街只有一箭之遥的小巷里,你可以看到很迷人的绿地,绿地一角有净手池,池边就有一尊佛像;石雕的佛像是很有年头的,膝上衣上,生满了绒绒的青苔。冬天,青苔还绿着,只是绿得发乌,这给小小的佛像带来了更为悲悯、肃穆的气氛。不时有年轻夫妇,还有一脸领导模样的中年大叔,路过这里,停下来,净手,在佛前冥想片刻。

很多情绪的风云在他们脸上掠过,等睁开眼时,已是一脸恬静安然。净手池边有木勺,可以舀水,虔诚地淋注在佛脚下,而绿森森、细绒绒的青苔,就是这样顺着佛的双足,一直爬到佛的双膝上。

这些开放的日式街头园林,与我们的市民广场很不一样,非常小,非常狭窄,没有种植耗水量惊人的草坪,只种了几棵姿态

各异的树。如果没有供奉佛像,也会供奉一些石敢当,或者从各处搜罗来的石质控马桩。它们,都有着优美的雕刻、细长小巧的制型。有意思的是,所有的石质摆设都不是洁白簇新的,而是满布了绿褐色的青苔。看到它们,一身的焦燥,满耳的喧嚣都消失了。能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

区看到绿色的青苔,看到佛像与周围的绿意如此紧密地融合,仿佛拥有了历史的纵深度,再麻木的灵魂也会被深深触动吧。

无独有偶,在柬埔寨的吴哥窟,修补被巨蟒树根进裂的佛像,这两年也成了越来越紧迫的任务。虽然,树中塔,塔中树,是吴哥窟特别的风光之一,

来中国朋友献艺,有打太极拳的,有现场画国画的,有跳民族舞的。这些人并非不是专业人士,但表演都是专业水平,令人感慨海外华人中卧虎藏龙。很多别的系的学生也会来看,热热闹闹挤满一个大厅。

之后的游戏活动也是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展台。中文高级班的

学生分成几个小组,写毛笔字、剪纸、包饺子、包汤圆等等。其余的学生自由活动,写写自己的名字,包两个饺子,有玩又有吃。教中文,教的绝不仅仅是一门语言,更重要的是语言身后的文化背景。

每次“春晚”,白老师都要准备大量的礼物送给学生和嘉宾。有朋友回国,白老师总会叮嘱捎一些手工艺品回来,中国结、书签、手机链这类不值钱的小玩意,因为添加了中国元素,在国外都很受欢迎。

当然,中国人过年的传统是离不开吃的,年夜饭才是重头戏。食物一般有煎饺、春卷、年糕、炒面、

炒饭、炒米粉、八宝粥等,虽然跟国内的年夜饭不能比,但对于国外的人来说,也是一顿丰盛的美食了。我们每年都准备很多食物,但最后都吃得盆底朝天。

白老师五十多岁的人,瘦瘦小小,精力却特别充沛,每天踩着六七分的高跟鞋,上上下下跑来跑去,运筹帷幄。也是因为她的敬业,“春晚”一直很红火,很成功。白老师人缘好,来“春晚”义务帮忙的华人也很多。大家穿着美轮美奂的唐装,展示中国风。因为有了这个活动,我们这些思乡游子也可以过个热闹的年,不会觉得孤单冷清。

后来离开了安省,每到过年都会想起白老师的“春晚”。这似乎也成了我过年的一个传统。现在走在大街上、商店里,不时会有素不相识的老外对我说一句“你好”。大部分老外也都知道有中国新年,有十二生肖。中华文化在海外日渐普及,少不了这些文化传播者的努力。

过年的重头戏“年夜饭”还是在国内一样的热闹,明请看本栏。

白老师的“春晚”

费燕

白老师

上供,还有诸多的这个不能说,那个不能做。现代人自以为不再迷信,百无禁忌,于是麻烦也就来了。报载,上个春节中国游客浩浩荡荡地涌进日本,消费60亿元,药品排在第一位的是药片。药是用来治病的,你真有病要遵医嘱对症下药,若没有病买那么多药干什么?大过年的这不是找霉吗?而且一般人都有这样的经验,你只要买了哪种药预备着,十有八九就会患上那种病。过年都是祈福,“五福临门”、“三羊黄金

不怪集

石上生青苔

歌云

丙申猴

杨靖篆刻

丙申猴

杨靖篆刻



贺年卡

曹乾石

贺年卡

在岁末新年那些温馨的的日子里,我总会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宽宽大大的许多信件。它不是信,又胜似信,它传递的信息,带来的慰藉并不亚于一封厚厚的信。拆开一看,原来是一张张色彩艳丽、图案多姿的贺年卡。记得在校读书的时候,贺年卡常常是自己动手制作的。用颜料在剪好的硬纸片上涂色;再用左手模仿孩童歪歪斜斜地写几句祝贺的话,别有几情情趣。那时互赠贺年卡的人多是抬头见低头也见的同窗好友,于是这种特别的方式,更能表达出特别的心意。随着年轮更迭人岁增长,新朋旧友各奔东西,浪迹天南地北。出于友情,总要写信保持联系,但整日忙得脚打后脑勺,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。其实,忘却写信的理由不全是在忙,也不全是懒,写什么好呢?问候对方的话,无非几句客套话,第一回写来新鲜,第二回写就有点老调重弹的意味了。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吧,对方从事的是不同的专业,不一定会有兴趣看,而且只要岗位不变,工作情况岁岁年年也相差无几,说自己已取得什么成绩,有炫耀之嫌;说生活中的不顺心事吧,给朋友增添烦恼,也于心不忍。所以还是选择另一种方法,在匆匆走过街头时,拐进书店精心挑选一些印刷精美的贺年卡,投入邮筒寄往他乡,那就此时无声胜有声,言有限而意无穷了。

岁末年初的日子里,我收到这些来自远方的贺年卡,总是不急于拆开,而是先看看信封上的笔迹,辨别是哪位仁兄,猜一猜他们会说些什么。一旦打开,不禁怦然心动:有亲切的问候,有深沉的赠言,有真诚的祝福,有幽默的调侃。有的贺年卡只写片言只语,没有修饰,有道是情真溢诗情;也有的贺年卡没有呢喃,却原来无言胜有声;还有的贺年卡写着曲里拐弯的洋文,画着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;更有这样的贺年卡,将“福”字倒立,衬以闪着金光的大元宝……特别是报刊编辑记者寄给我的贺年卡,文化气息跃然卡面,贺年词真诚温馨,字里行间充满友情。面对这些印刷精美、色彩斑斓的贺年卡,读着那些感情真挚的贺词,喜悦、激动、欣慰之情油然而生,温馨、甜蜜的感觉更是丝丝沁入心田,情思绵长,拨动了我心上的情感之弦。

是啊!一张小小的贺年卡,如一盏点燃生命之火的小明灯,似一道温暖心灵之窗的小夜曲;一张小小的贺年卡,是一份温馨的友情,一份热情的祝愿。对于相交已久者而言,那是为常青的友谊浇注一匀感情的清泉;对于新结交的朋友,那是搭建友谊之桥的一砖一石。

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深入塔身的树根已经让塔上佛像面目全非。修补人员不得不在游人面前加紧施工。问题来了,补上去的石头或水泥砂浆,怎样与佛像的其他部分高度融合?

幸而还有青苔这种生物。我看到,修补人员将从别处挖来的苔藓放在泥浆中搅匀,用小刷子均匀地刷在佛像新补的额头或者手足上,再喷以淘米水。据说,产自当地的圆糯米煮水冷却后的米浆,养活青苔最有效。每日浇灌移植青苔

的地方,半个月后,苔藓就弥合了佛像上的违和感。

相隔900年的两个时代,在此悄然弥合了裂痕,焕发出一体的生机。

贺年卡

贺年卡

曹乾石

贺年卡

贺